宋史新編

姦臣列傳

第五十九

222.053
Ka116s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222.053
Ka116s

宋史新編目錄合卷五十九

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二十八

姦臣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京弟卞子攸　趙良嗣　張覺郭藥師附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九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246720

國立國會
26.9.25
圖書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二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姦臣

易內小人外君子曰否蓋小人當路則君子必不安於朝由是主勢孤而亂政作譬如天地之氣壅隔而庶物疵癘也宋東都昇平百餘年自元豐以來羣姦繼續用事是以貽靖康之難南渡既失中原高寧理度竝倚任匪人是以趣閩廣之禍跡其誤國竄殛不足償史家揭以姦臣之目所謂遺臭萬年者也彼徒竊權寵取快一時詎爲得計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蔡確 吳處厚附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爲秦帥郭逵所劾、詔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卽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

爭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王珪奏遣確詰臺參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劾二人庇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太學生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

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爲永裕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

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旣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譏訕其用郝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張燾范祖禹吳安議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連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

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
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
夫加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
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
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
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
追封確清源郡王擢懋同知樞密院事諸子諸壻皆擢
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
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歷將作丞蔡確嘗從處厚

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
理丞確救舒亶處厚不從確怒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
之珪爲求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
徙知漢陽處厚不悅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
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
運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
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從程顥
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

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諫官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
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沈陝洛
間者七年復爲校書歷職方員外郎蔡確既相而神宗
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
恕亦深自附託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
公繪公紀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
宜早有定論維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
吾家邪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
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
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
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
尊崇朱太妃爲高氏興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
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
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
確於鄧緒成前惡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
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
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連遷吏部
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
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訕高遵裕之子

24672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
裕非之又敎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燾劉摯陰圖不
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乃置獄同文館事
在劉摯傳既而惇恐恕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
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歷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
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
湟鄯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
原擢至龍圖閣學士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
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
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

昌眞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
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
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
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子居實倞居實有異材八
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諸人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
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
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
少卿奉詔館金國使爲使人趙倫所詆激怒金主復提
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
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璹明習吏事爲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爲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

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幷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爲待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

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
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
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
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
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
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
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
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太學士知太原入見將
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

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
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
位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
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强
很傲誕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
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
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
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
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連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沱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

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勑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臺欒命爲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又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駮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祭、甚至詆宣仁后、謂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逆謀、起同文館獄、事見劉摯傳、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其誣宣仁后語在恕傳、遂追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

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廢之後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既而肆開邊隙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怨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語在本紀中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遂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

問掊克非市易本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後累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翰林連擢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稱美其引其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力贊紹述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

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曾布曰今上長君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聖故事力與蔡卞爭有旨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拜韓忠彦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彦柔懦事多決於布布徇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復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佑甫子布壻也布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於是不悅布御史遂攻之罷布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贓賄命開封呂嘉問捕布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舉官失當及棄湟州連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初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出爲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安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惇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是日天氣清晏惇魏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又閱訴理書牘被禍者八百餘家事具刑法志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沮之帝不聽陳瓘請曰惇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爲相累擢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後長子郊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

遂絶人以爲數陷忠良之報語在常安民傳

蔡京弟卞子攸脩　趙良嗣張覺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仙游人登熙寧進士第初歷中書舍人與弟卞同掌書命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神宗寢疾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改江淮荆浙發運使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

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時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請於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以講爲雇役遂定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摯與燾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再追貶范祖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諫官陳瓘論京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奉祠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杭京日與游貫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因太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之類用條例故事郎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輩爲僚屬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又用馮澥錢遹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囚甚者至赴水及縊死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命舒亶守荆南以勦絕瑤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仍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彗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其所建置一切停罷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其略曰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嶺南時南丹納土京躐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太師三年以臺諫交論致仕猶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太學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婁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爵以靡邦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脩塔以壯臨平之山決水以符興化之讖不軌不忠數十事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去時中外學官多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學士蘇棫獻議請索策問校之以觀向背坐停替三十餘人京更官名遂正公相位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爲王侍御史黃葆光力攻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獻錢百萬

緡帝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京自崇寧以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謂泉幣積贏五千萬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儲積爲竭民庶不聊生而京倜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龍媚召童貫等五人風以禁中偪側狀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以侈麗相夸延福景龍艮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攸暨弟儵儵子行並至大學士視執政儵尚主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久而公

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因宋勔復起仍領三省京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判皆出絛手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絛京力匄免特勒停侍養未幾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京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

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罷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以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爲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彌患失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儵先死攸條伏誅條流白州死儵以帝壻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第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遷至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楊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貨叢湊一無所取及

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請更脩神宗實錄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復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沮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禁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

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哲宗疑宮中厭勝事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爲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非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

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讎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貶卞

素與之游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家道死贈太傅謚文正高宗追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栽造院徽宗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問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并侍讀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

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予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等爭證神變事於是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
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
守郭藥師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
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
徙封燕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爲太中大
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
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
軍尋遣使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補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爭侍讀時知事
勢日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
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
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
旨請脩守鎮江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
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尋與攸併誅宦者京
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
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沽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
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屢爲言者所攻奪職隨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宦後復待制提點洞霄宮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汴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薦諸朝良嗣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結好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帝嘉納之賜姓趙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良嗣使金至六七頻能緩煩盡心與金爭議進至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結燕中豪士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

而集願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美事也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六失信於金後不可悔坐削官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罪時已竄柳州詔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亦名張瑴平州人在遼第進士爲遼典軍節度副使天祚走山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建號未幾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爲備淳妻蕭氏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至燕遼大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降粘罕訪覺情狀於公弼公弼言

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罕又欲先下平州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覺之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粘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驅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及燕之富民俱東徙燕民苦流離過平州訴於覺覺召僚屬議皆曰公能仗大義迎故主殺企弓諸人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況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懼於金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繼天

祚像每事告而後行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藻往說知燕山府王安中曰覺文武全才必能屏翰王室安中具奏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藻詣京師帝不欲違好金人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密示羈縻而度數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以書遣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兵來討覺拒退之朝廷遂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藻鈞敦固皆爲徽猷閣待制詔命至覺喜遣出迎金人諜知復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

亟往降獻其詔勑金人既平二州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金人曰此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欲報怨女眞立怨軍於燕以藥師與張令徽劉舜仁號五臣將之宣和四年燕王淳建號改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妃立蕭幹專國人貳藥師謂左右曰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歸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已而同劉延慶入燕爲蕭幹所敗再戰于永清破之連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禮遇甚厚給甲第姬妾復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加少傅後又加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頗不協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狥其意所請輒從藥師又結貴近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憂之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藥師出迎貫再拜帳下歸爲帝言藥師必能

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願早圖之始詔詰問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刎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衆降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祕之議封爲燕王無及矣虜趨京城索宮省寶玩皆藥師能測宋之情得其肯綮故也金主以藥師爲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海陵時例復本姓故其子刑部尚書安國仍姓郭安國導海陵伐宋海陵被弒安國亦爲諸軍所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屢震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赦免夫錢圖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遷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弁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告衡州、鄭瑴、王廷秀、繼論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言忠良、李綱逐、張瑴、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奉蠟書
開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張邦昌僭立王承制除伯彥
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即帝位擢知樞密院
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
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
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
興初再復再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
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
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相
位共贊爲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
久之乃還或云伯彥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
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
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
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
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
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時檜
爲臺長即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
國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

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帛檜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故撻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偵范宗尹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或諫以非急務又謂非宰相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遂目安國爲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爲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牓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頤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未幾連復擔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浚以鄜瓊叛求去帝求可代者

與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於是趙鼎復相檜因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憚屈已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

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傾鼎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竟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爲中司有異議者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屈己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徐俯連南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祕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為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撼搖矣時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俊等所向皆奏捷

而檜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皆捷檜忽諭楊沂中等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嶲國公是時兀朮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檜復奏遣使通問遂定和議語在本紀兀朮遺檜書令殺岳飛遂下飛詔獄張俊誣飛與舊將張憲謀反万俟卨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父子俱死天下冤之語在飛傳十二年加太師進封秦

魏兩國公檜幸和議復成益登前日異已者趙鼎王庶胡銓既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又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檜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爲苟安餘杭之試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草檄爲其左右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太學

生張伯麟以大差報讎語題壁並刺配遠地故將解潛辛永宗亦坐異議並竄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鼎竟死吉陽軍折彥質既罷簽樞以嘗爲鼎所薦引安置郴州檜初爲帝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詹大方論鼎邪謀密計王鉉請祠高祿皆檜意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領國史無復有公是非矣十六年張浚上疏忤檜貶連州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移貶洪皓于英州十八年熺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知樞密院事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胡銓坐作頌謗訕再貶吉陽軍歸善令高登校文潮陽以水災發策以則將焉用

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以蚊蠅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瑋訐其譏刺且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怒甚與登先後竄容州登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刃伺檜趨朝刺之不中磔于市後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自衛二十四年熺子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煒炳姻黨曹冠周夤沈興傑等並上第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策皆檜熺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諭檜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

檢舉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翠及鹿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侍御史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令衿事在宗室傳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塤與林一飛鄭樞夜見徐嘉張扶謀奏薦帝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賜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穽深沮不可

測兩據相位蓋十有九年倡爲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擠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議議者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己者立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多自言宮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功於檜也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競進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秉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亦曲意待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入數臨幸書其扁曰

一德格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爲贊、生日賜宴優詔不允、辭至以申甫褒之、皆異數也、檜晚尤恣横、郡國事惟申省、無一上聞者、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帝末年、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釐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

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曰、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卨劾飛、又令治飛獄、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飛舊者、皆劾去之、參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再劾同罪、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竄謫、梓宮還、以卨爲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辨、浚乃得免、除參知

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以聞鹵難之又因檜除官與之異檜令李文會等劾鹵連謫居歸州移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鹵進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忠靖鹵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能受鉞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爲首召鹵還鹵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稚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不獲命既而遇重華宮提舉闕禮爲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即位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宣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特秉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戴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弢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

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爲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奏汝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交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衡守錢鎣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輩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沉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即日除爲右正言而坐僞黨得罪者六十人王沇姚愈以論僞學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又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進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決杖流欽州一時善類悉罹黨禍而謀實始京鏜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寖解熹纂

三年拜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陳自强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路呫嗶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也開禧改元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扣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强及鄧友龍相繼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延正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胄既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眞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立宗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立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受金命宦乞移書敵營神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密坐罷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

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殺之後自强連貶雷州籍其家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胄首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爲垂涕

顔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曾覿子爲後名珍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戚里婢壻寅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闖槐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龍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爲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既而移置新州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舟過藤州檥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

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發兵據殺丞、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啓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真州不令入見語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頗忌功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以爲欲殺已也中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達在閫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巍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譏於帝欲誅達

帝知達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不關白並以侵冒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璧竟坐是死似道假會計以汚衊諸閫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特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簠簋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彗出柳臺諫布韋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事爲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陵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其事也三年又乞歸養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賚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逵杜

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錄趙
潛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王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
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出
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
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事淫樂
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
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
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
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
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
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
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
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
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
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
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毋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

守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止、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仝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宋史新編200巻』 請求記号 222.053-Ka116s

ガラス使用